

由县档案馆推出的“‘古桐江山’档案文化丛书”第一辑《桐庐简史》，近日已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书由本县知名作家、学者、县档案馆特约研究员董利荣先生撰著，著名作家、学者梁衡先生题写书名。

《桐庐简史》由“远古遗迹”“汉魏风骨”“唐风宋韵”“元明清风”和“往事今忆”五章组成。《桐庐人文》专栏继续刊载书中文章，向读者生动呈现桐庐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
唐风宋韵（一）

唐风宋韵（一）	董利荣
<p>钱塘江尽到桐庐，水碧山青画不如。</p> <p>——唐·韦庄</p> <p>唐朝（618年～907年），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，共历二百八十九年。</p> <p>唐朝由唐高祖李渊建立，定都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通过“贞观之治”，“开元盛世”之后，唐朝幅员辽阔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</p> <p>唐朝时的桐庐，已经繁华初显。唐诗里的桐庐，“水碧山青画不如”。</p> <p>大唐大事实</p> <p>大唐盛世，留下关于桐庐的史料就明显多于此前各朝各代。进入唐朝，桐庐大事显著增多。</p> <p>唐朝之前的隋朝，有两件关于桐庐的大事也值得一记：</p> <p>第一件，“开皇九年（589年）钱唐废郡为县，省桐庐入钱唐县。”</p> <p>第二件，“仁寿二年（602年）复置桐庐县，属睦州，设县治于江西岸（今俞赵至沙湾里一带）”。</p> <p>《桐庐县志》中辑录的唐朝大事记，就更丰富更完备。</p> <p>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</p> <p>于桐庐置严州，州、县治同设一城。同时，析桐庐县西北7个乡置分水县，属严州，县治设今分水镇。</p> <p>武德七年（624年）</p> <p>废严州，省分水县入桐庐县，属东睦州。</p> <p>贞观元年（627年）</p> <p>孙通中进士，为桐庐县有进士之始。</p> <p>至清末废科举制度，桐庐县中文进士64名、武进士20名。</p> <p>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</p> <p>桐庐县治移至桐庐乡（今旧县乡）。（注：现为旧县街道）</p> <p>永徽四年（653年）</p> <p>十一月，陈硕真农民起义军将领章叔胤率军攻克桐庐。</p> <p>如意二年（692年）</p> <p>复析原分水县区划置县，县名武盛，705年仍名分水。</p> <p>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</p> <p>桐庐县治迁移至江口（今桐庐镇）。（注：现为桐君街道）</p> <p>宝应元年（762年）</p> <p>析分水县西部地置昭德县，县治设今合村，771年省入分水县。</p> <p>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</p> <p>施肩吾、徐凝中进士，为分水县有进士之始。至清末废科举制度止，分水县中文进士36名、武进士6名。</p> <p>长庆四年（824年）</p> <p>七月，大雨，桐、分两县洪水泛滥，漂</p>	<p>城郭庐舍。</p> <p>乾符六年（879年）</p> <p>冬，黄巢率众20万出江西攻衢、杭二州，翌年又自宣、歙发兵攻取睦州、婺州，县中震动。</p> <p>光化三年（900年）</p> <p>桐庐县改属杭州，978年还属睦州。</p> <p>以上唐朝时桐庐大事记，除一条与自然灾害相关外，其他都是人文类的，其中关于在桐庐设置严州和县治变迁的记载尤为重要。</p> <p>从中我们也明确知晓了分水与桐庐的深厚渊源。分水自692年再次置县，历时千余年，至1958年并入桐庐至今。在分分合合中演绎着桐庐历史的悠悠岁月。</p> <p>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在桐庐置严州时，刺史就是桐庐人范孝礼。《万历严州府志》“卷之九”“秩官志”载：</p> <p>唐·武德年：</p> <p>方亮 雄山人，四年杜伏威命王雄诞平歙，复睦州，用亮为刺史。</p> <p>范孝礼 桐庐人，四年既平歙，乃析桐庐县置严州，王雄诞荐孝礼为刺史。</p> <p>查《万历严州府志》“卷之十三”“人物志一”也有相关记载：“范孝礼，桐庐人。武德四年既平汪华。杜伏威入朝，乃析桐庐县置睦州，以县之北境为分水县，并建德隶焉。王雄诞荐孝礼为睦州刺史。《唐书》”只是其中睦州系严州之误。其时睦州州治在今淳安县境内，区域包括今安徽省歙县一带。而建德那时却曾隶属于州治设在桐庐的严州。</p> <p>当然好景不长，三年之后即“废严州”。此后，从东睦州、睦州到严州，州治自雉山移至梅城，延续千年。无论如何，桐庐设严州这段短暂历史，是桐庐人文史上的大事要事。</p> <p>唐朝遗存</p> <p>桐庐县目前留存的7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，年代与唐代相关的就有5处，分别是位于莪山畲族乡龙峰民族村双井坞自然村的双眼井，位于分水镇武盛行政村武盛街15号分水高级中学内的施肩吾读书处碑，位于瑶琳镇东琳行政村杨家门自然村的垂云洞石刻。另两处位于桐君山上的碑墙和摩崖石刻，则是起始于唐朝的文物群英会。</p> <p>登桐君山，进仙庐古迹圆洞门，左侧是一面碑墙，其中一方横碑特别醒目。碑上双钩镌刻“紫竹林”三个楷书大字，两侧是“贞观八年”和“圆通发立”八个小子。这块石碑是早些年圆通寺恢复修建时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，说明它可能还是唐朝时圆通寺的遗存。县文馆办（博物馆）负责将其移置桐君山保存保护。</p>

分水才子徐凝与白居易的初见

分水才子徐凝与白居易的初见	王天忠
<p>——</p> <p>“此处没有杭州刺史白居易，只有醉吟先生白乐天。没有白公，只有白曼。”</p> <p>杭州的风流，在开元寺。开元寺的风流，在元白。</p> <p>唐长庆元年（821年）年初，杭州开元寺方丈惠澄乘舟抵洛阳，学习精研牡丹种植术。历时近一年，惠澄带着干品精心挑选的牡丹南归。将牡丹种植于开元寺中，精心呵护，次年春天绽放出鲜艳的花朵，让来宾们仿佛回到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时代。</p> <p>开元为唐玄宗李隆基年号，世称“开元盛世”。高适、岑参、王维悉数崭露头角。</p> <p>杭州开元寺建于开元年间，因以玄宗纪年为寺额，故名开元寺，在今天高士坊巷内，寺内原有尘远堂、禅乐堂、海印堂、涵翠轩、容月轩、揽秀轩、梅月轩、栖霞楼、石髓泉和清平山，称之为“开元十景”。</p> <p>长庆二年（821年）夏，白居易南下杭州任刺史。闻听开元寺牡丹植成，白公很高兴，拟去观赏。此前，牡丹曾多次引种到江南均未成功。白公在洛阳曾曰：“人入散后君须看，归到江南无此花。”</p> <p>巧合的是，正在桐庐开元街“游荡”的分水才子徐凝，准备赴杭州取解，不知何处得寻消息，在东门头跳上诗船，直奔杭州开元寺。</p> <p>宪宗元和年间，徐凝渐有诗名，一些妙语锦句流传于江南大街小巷。可他偏偏淡泊功名，弄得里邑族人嗟语不断。或许是迫于压力和逃避，徐凝开启了人生的</p>	<p>干渴之途。</p> <p>不到开元寺，怎知春色如许。</p> <p>徐凝见牡丹艳丽妩媚、华贵大气，又闻白公也要来观赏，似有“抢镜”之嫌，绣口一吐：“此花南地知难种，惭愧僧闲用意栽。海燕解怜频睥睨，胡蜂未识更徘徊。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来。”（《题开元寺牡丹》）</p> <p>诗的用意明显，就是想讨白居易一个好。他深信自己是诗坛鸿鹄而非蝴蝶，他需要的，只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，一个展翅高飞的平台，从此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</p> <p>二</p> <p>白居易和刚移任越州刺史的元稹到了开元寺，牡丹花开得香气沉沉。徐凝清楚地记得，那一日，白乐天与元微之二公心情大好，饮了好多从洛阳带来的鹤觞酒。</p> <p>白居易初见徐凝，便青眼相加，将其引为赏心之人，与之畅谈心事，相交忘年。徐凝向白公献牡丹诗，白公阅后大悦，拍案称妙，“何以忘忧？唯有鹤觞。且饮酒，饮酒。”</p> <p>徐凝在开元寺的空气中仿佛嗅到了人生中春天到来的气息。世间有人白头如新，也有人倾盖如故。</p> <p>更为奇巧的是，就在此时寺僧忽报张公子来了。这个张祐有意思，以为自己的诗名足以“首冠”。他此番有备而来，冀望得到白公赏识，使白公在主持江东的文士考试中，能取他为解元。当时举子赴长安，“解元”头衔基本上就是文人驰骋进士</p>

考场的贵宾卡了。

让很多人始料未及，开元寺的一场牡丹视觉盛宴，竟然演变成了徐凝与张祐斗诗会。

张祐：日月光先到，山河势尽来，还有：树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。（《题润州甘露寺》）

徐凝：千古（一作：今古）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（《庐山瀑布》）

此一比，张祐成了背景板。众宾客闻言，皆解颐一笑。这事被唐人范摅记载在《云溪友议》卷《钱塘论》中。

三

徐凝与张祐参加了江东的文士考试 。白公出的诗题是《余霞散成绮》，赋题是《长剑倚天外》。

考前，白居易对二人说：“您们两个人在诗文上的竞争，好像古代赵国名将廉颇和秦将白起在鼠洞一样狭小的地方作战，谁胜谁负就看临场发挥了”。徐凝的心思没白费，结果一出，徐凝略微领先一个身位，张祐屈居次席。白公把一个举荐名额给了徐凝。张祐无奈写了首《偶题》，叹息不能像李白那样，有贺秘监赞誉他为“谪仙人”。

岂料，这场开元寺功力不相伯仲的才艺比拼，竟引发了诗坛的一桩公案。大诗人杜牧写了首《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祐》发泄愤慨，怒怼元白二人处事不公。杜诗说白公目不视睫，不能识才，亏你还是诗坛老前辈，杜牧说得对不对姑且不论，从事实看，他对白公的愤懑之烈显然超越了小艾小怨式的微词之争。其实，白乐天与元

山东麓临水崖壁上。其中一幅篆书石刻，尤其珍贵，内容为：

殿中侍御史崔颢，桐庐县令独孤勉，尉李税，前尉崔泌，崔浚、崔淑、崔沅，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。崔浚篆。

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：在唐朝，“殿中侍御史官等为从七品上。”它隶属御史台殿院。从唐开元年间之后，殿中侍御史参与司法审判工作。相当于今国家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。这样的人物来到桐庐，县令亲自作陪应该理所当然。

大历八年即公元773年，已属中唐时期。这段文字令我遐想，一千二百五十年前的秋意正浓时节，桐庐县令独孤勉（独孤乃复姓）携县尉李税，陪同“殿中侍御史”崔颢游桐君山，另有四位崔姓兄弟泌、浚、淑、沅同游，其中崔泌还是桐庐县前县尉。他们四人或许是崔姓侍御史的亲戚，或者至少是同宗同源之人。贵客来临，独孤县长自然不亦乐乎，正好同游者处士崔浚擅长书法，便请他提笔作记，刻石永志。

这次记游一月之后，独孤县令再次陪客人游桐君山，又刻石题名于此：

桐庐县令独孤勉，前左金吾兵曹胄造，处士崔浚、崔淑，桐庐县尉程济。大历八年十月廿四日题。

看来，那时的桐庐，来客还真不少。并且县令独孤勉，又十分好客。千年一瞬，岁月悠悠，独孤勉的身躯与业绩早已化作尘埃，如今我们已难以找到关于他的更多资料，但这两段石刻却让他留名至今，让我们依稀想象他千余年前的风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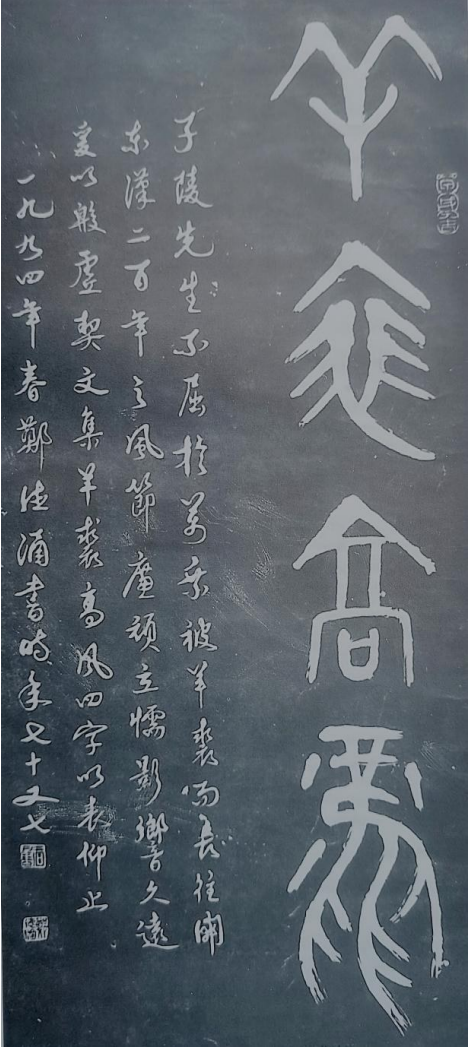
桐君山上还有一方唐代摩崖石刻，字迹工整清晰，内容却略显单薄，似乎只是单纯的题名：

县令刘文会、主簿李青霞、进士张季昌。贞元十六年七月二日。

贞元十六年为公元800年，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。上述三人存史资料极少。查《万历严州府志》“卷之九”“秩官志”，正好有他。桐庐县县令人志始于唐，且唐代仅二人，分别是“李思且景龙中任”“刘文会贞元中任”。连独孤勉等众多唐代县令均未入志。可见唐朝时留存的档案资料极少。

这些唐朝留存的珍贵石刻，淹没于灌木丛生中，又处于临江石崖，人们难以一睹风采。文友吴宏伟多年寻访拓录县城内石刻碑志，编成《桐庐石刻碑志精粹》（西冷印社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）一书，其中即收入上述碑刻与崖刻，“大历八年九月”这幅篆书拓片还赫然用于该书封面。

在2021年桐君山修缮过程中，这几方摩崖石刻又已复制移置于半山腰游步道旁的岩石上，让往来游客能够轻轻松松触手可摸地欣赏大唐风韵。



桐庐严子陵钓台碑园，码头起首有一通甲骨文书法“羊裘高风”碑，游客登岸每每驻足欣赏辩识，兴致盎然，该碑书写者是郑德涵先生。

浙江省博物馆郑德涵书画展前言：郑德涵（1916年～1999年），字君量，号廬庐，浙江平阳县人。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。曾参加章太炎国学讲习会，后从龙榆生学词。解放前曾执教于嘉善、杭州等地。解放前夕，应原安吉孝丰中学校长潘大坤先生之邀，至安吉任教，直至退休。

先生学识淹贯，古文、音韵、训诂无所不通，精书、画、琴艺，于金石、古泉、集邮亦得其精奥。兼精于乾嘉考据之学，常有论文见于古泉杂志。郑德涵先生精于词，除以龙榆生为师外，相互切磋、唱和的，还有夏承焘、马一浮、黄宾虹、吴湖帆、苏步青等大师或名家。有《廬翁词牋甲稿》存世，计八十二阙，哲嗣彦彰编印传世。先生山水早年得黄宾虹先生亲授，得其笔墨之法而自出古雅之格。书法擅甲骨、金文，书风清平儒和。

1994年，碑园建设接近尾声，我八十年代后期学习书画，经常通信求教的安吉书法家曹寿槐先生，此时受邀为桐庐老年大学授课，知我已在严子陵钓台谋生，与桐庐老年大学校长（也是严子陵钓台碑园书法征集委员会主任）殷茂芝先生一同来严子陵钓台，决定在碑园征刻曹寿槐先生书法碑，曹先生认为碑园缺少一通甲骨文书法，于是推荐郑德涵先生书写，郑先生书甲骨文“羊裘高风”四字，题跋：“子陵先生不屈于万乘，被（披）羊裘而长往，开东汉二百年之风节，廉顽立懦，影响久远，爰以殷墟契文集‘羊裘高风’四字以表仰止。”这段长跋是碑园二百多通碑中唯一的，也见证了先生“学识淹贯”的旧学功底。

我虽不识先生，却因喜欢收藏古钱币，也早已在杭州钱币界前辈金志伟先生处知晓郑先生的大名，仰慕已久。曹寿槐先生代我求得先生甲骨文书法一件，至今宝藏于兰石斋。坊间广传郑先生是一位恪守“七十不留宿、八十不留餐”传统的先生，先生七十岁以后足不出安吉境外，以读书、填词、抚琴为乐事，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态度颇令时人不解，“羊裘高风”这四字何尝不是写郑先生自己呢？

湖州老费评价郑德涵先生说：“现在的人一谈文化，就想起书画，当然书画也是文化的一部分，但不是主要部分。孔子说‘不学诗，无以言’，《左传》中有‘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’之语。三十年前暮春，尝谒先生于孝丰桑麻林麓间，其地山翠湿衣，泉流枕枕；其居平屋二椽，一灯影寒。先生抱遗经，养残生，一张琴，一管箫，看霜红紫变，或作抗声之长啸，其貌如铁干霜皮，优游于荒村寂寞之滨，未尝有戚容。犹记当时先生手抄新词一阙，诵咏数过，倾倒尤至。魄归重壤，泽枯遗谢，机息时移，而余韵犹香，顾不悲哉！”这的确是知者之言。

羊裘高风——郑德涵

蓝银坤